





















本星期日在國強中學舉行

[illegible]

華人三勁旅出馬

業於十一月分別選定任所。

(京訊) 南洋模範海軍學校，自遷往後，一年茲，畢業生成績頗優者，服務於中央各電訊機關，下二百餘人，該校自暑假後，依舊部令，改為二年制，改稱海軍模範實業學校，設置學術部，並設實習部，以進修，因各

之學費，每生均在十  
，在此生活程度高漲者  
實難維持，茲聞南方各

假差  
實問  
依，依  
加元成  
生  
江蘇  
由  
華聯同樂會  
設游泳訓練班  
本報小教員師互助社  
擴大舉辦貸金  
小教互助社  
擴大大舉辦貸金  
改選其生活，該成立至今  
從事介紹職業，舉辦衛生  
推廣貸金，辦理游水  
，推行義診，成績頗著  
，該社為擴大舉辦貸金社

設游泳訓練

界華人組織之俱樂部，茲設該會體育委員會游泳股，以本年夏令已屆，爲提倡水上運動起見，特設游泳訓練

以本年夏令已屆，爲提  
上運動起見，特設游泳

倡水，推行義救，頗著成效，悉該會爲擴大舉辦貸金計

# 中國教育建設協會的過去和將來

就在以人民的立場來幫助政府，促成和平及重建國庫的實現，而對於通信事業的一項重要工作，當然是我黨所負，要以全力來負起的，所以從去年起我們對於通信事業的計劃，是要從過去幾年我們所處的環境，有所認識，國語注音傳授的學習，是應從講習的統一起來，而對於教育，建設目標的實行，是在提供正確思想的意見，而商會今後計劃，商議的結果，一致決定在面的商中，可

其發見一個與該句子的「陳所」  
頭後主是雍唐皇帝，亡國之君，

在考武一試，開卷當朝王爺見了，那選了只  
可採了一顆，打聽常朝王爺主事，出了個快  
。當朝大老爺不願是其說，「那已至此，愛莫能  
助，可搭可罷！」

其實他這句詩樣式詞通順是很宏明的，陳後  
主曰：「南朝後宮之悲，而北帝廟空樹荒祠」相  
符史傳，而且古香古雅，兩字樣都未曾弄到，  
因此一施之觸處，已到妙手成春的地步。

影戲院（即京朝劇）的詩或刻詞，與此異其  
之用典，另具性質，不在用的對不對，而在  
能否適合皇帝的口味；如皇帝前頭大臣所奏，以  
「眠嬌」為詩題，就發給他的試帖幅面四句曰：

「一日何須此，重輝重寶誰知，試登殿裏，商榷  
一雙目，四日」「重輝」是皇帝的典故，乾  
隆老皇是個不喜談慶定的，見此詩他作些添改，  
自然高興，於是親定第一，再升官。

張學政捧着摺條的  
，走到劉少奶奶的面前，  
歡地說道：「二叔，我  
起得很，累煞久兒子！」

「沒有什麼？」嚴翁  
道：「我想，不要看  
戲吧！」

「不要看？好！」張  
翁是此輩的，很老練，  
這片子並不好，將來，  
我們地方會集了。」

這話合了她的心意  
更覺得心平氣和的可愛，惱人  
娶得張季村，能够體恤她，  
她點了點頭。

張學政想來去

江戶台

個漂亮的人，失了方向  
的輪流，行跡在風聲驟險的  
海上，竟見了這樣一景。劉  
芳越過堤岸，被五匹年青的吉  
馬，拉走了起來。  
她失足，手又鬆開了，便不  
得不得地跌進生命之網裏去了。灰布  
的綢衣，被風吹散了。

不平，一生幸福就已斷  
送了。但她眼望着已往，年紀  
正青，爲什麼不再嫁？她有  
有標致的容貌，更有富有的  
感情，絕對不能配與一個荒  
淫絕頂，視死如歸的男子。  
劉芳在現代死了，但還有  
許多人在現代活着。

於是，他們坐在汽  
車上，車窗一致的映着  
白雲，車窗一致的映着  
綠樹，五匹年青的吉馬，

七時半起在精武會球

上國使文邦出戰義於南楚將精  
人馬不齊，三  
人將戰賜  
飛龍，黃志  
流人才，實力  
皆於黃叔六兩  
漢方士高壽  
盈利，九七慶  
一鳴驚人，蓋  
志志備其芳，

出戰義於南楚將精  
張飛等，除容  
雄相逢，張張演  
以，以戰勝練  
當更有割之之  
於精武益有割  
漢武中黃叔所  
度交鋒，勝利  
檢索，傳其派  
，並發舊門票，

等，皆屬第一流人

王九慶，  
鳴驚人，  
傳其芳，  
檢案，傳桂卿，馮  
制，並發舊門票，

起，在稽武孟中一  
全隊復輔以張志鴻

檢察，傳桂卿，馮

關於木刻板畫的話

能傾軋，油如漆，諸葛鐵橋的站著，決非寫家所應負起，而在其次，蓋寫家攜帶不便，而衣袋裏，並且非有闊大的地方工作不可。不過到什麼地方，把書袋、木板一塊，不難到什麼地方，把書袋等都便利得多。

近近年來木刻的作家，在數量上二種：（白）自刻自畫；（白）繪他刻。前把西畫的木刻作家，在技術上雖是爲他，而西畫一派的作家，在不了解的研究中，無從技術、構圖、表現，已顯露同時，爲寫家們刻木版畫的，約可分爲二種：（白）自刻自畫；（白）繪他刻。前

下

[illegible]

劉少奶奶滿懷的興奮，嬌嬌地走進了張子秋的家。

鄉親，鄉裏老漢還來到我的家裏。  
雖然他來到我的  
家裏。  
他的清瘦，像皇朝的清宮，像皇朝的

一天下午，我身子不覺得他，當他離開我的前頭時，它當地地由我身後飛了過去，它唧唧的看了我一看，才把他的熟習的眼光照到後來：「喂！」

我驚異的想起來：「是雀！你就要到上海去了嗎？上海地方，說到了那時候後，就和我一樣。」

「上海比內地更不是容易活下去的地方！」  
他皺了眉頭：「我知道，不過這又有什麼法子？」  
同樣的是餓死，死在都會裏，總不比躲在鄉下海關裏，我不曉得人在海關的人做館吏做事，於是我就來我家了。」

聽了他的話，我的獨

但戰亂之後，就一  
沒有了。

或以雅意談，或以引為想，或以豪傑志，或以促過忘，苦盡甘來，再來四兩。

然而不加着什麼，他竟來到上海，又會找到我的住處。

七 蘭芝得新居黃表叔歸自武漢

蘭芝實不該小試就盡其得意之作，然又恐拂其盛意，呼曰：「悲哉！茶！」黃她應聲而止，來且有三盞，主各得其一，幼弟飲來竟，笑曰：「恬然酣矣，我且盡所歡言，先事諸君。鍾君字國仁，年廿餘，蘭姊當知，男子年二十，實等女子之十六七，故吾為二十，不覺爾我同庚，蘭君所長，書不勝書，其肩背透出蒼龍月；其腰背如虎機臂；我今忘述其面矣，

或以滌  
或以引  
或以激  
或以促

二十，不管與阿我同庚，鍾君所長，書不勝書；其眉若遠山若纖月；其齒若出於機製；我今忘述其面矣，

刻得非常粗  
作者不

作品這等送到中國來，作者有一團組織，一面幫助，一面從中國不景氣國際風氣，而進於藝術力提品不能推廣，必須極力提倡作品，因為不抽象了，反使誤解。